



防疫日常 ...
跟最好的自己相處 4

在龐貝古城 做菜包

撰文：顏訥

公元 79 年，維蘇威火山爆發，羅馬龐貝古城被瞬湧的岩漿淹沒。

書架上好幾套百科全書排排站。漢聲小百科，牛頓百科，貓頭鷹出版的新世紀萬象總覽百科，大不列顛百科全書。世界被博物學畫出成人與兒童的界線。一個母親總在未雨綢繆，陳列各種成人寰宇蒐奇。另一個獨自遊蕩於春風沉醉夜晚的兒童，便偶然吞下了許多來自未來的歷史消息。其實書裡硬蕊知識大部分都忘了，但畢竟是第一次把活跳跳的世界分門別類裝進格子裡，那觸感之燙人啊，無論如何還是會在手心燒出坑洞，並且長年積水。

記憶中真正毀滅龐貝城的其實是瀰天火山灰。

許多歷史上的末日成群結隊，太早來到我面前。海底古文明亞特蘭提斯大紅大紫過一段時間，連哆啦 A 夢都帶團遊歷過，儼然成為 90 年代觀光勝地。百科，為重建舊文明服務的彩色照片，過分豪華地大幀印在精裝書裡，一翻開就滿紙磚瓦。

不過我始終鍾情龐貝古城。

龐貝古城的遺跡是人。

被灰燼包裹的人形，有的正在逃跑顯然失敗了，有的蜷坐著摶住口鼻像是窒息，有的肢骸扭曲，在疼痛中奮力一搏。還有一對灰色的母子，一大一小，孩子的身體好像縮進母親的胃裡，她要把他消化回身體以免去災難。

「隔離中我也感覺自己被灰燼打包。」

暫時的人生過著過著
怎麼就成了遺跡。」

時間停留在火山爆發那一天。居民並沒有收到末日通知，於是死得十分日常。但考古學家考其肢骸骨形後，曰：「死前用力過猛。」

我經常想起小時候見過的那些攤倒書頁的灰人們，在遺骸中活出了各種各樣的關係，等著未來的考古學家把時間與生活以富庶的敘事帶回來。小時候摸著石頭跳過溪流海洋，在百科全書上去到了遠方聽過的故事，往後常像是隨意收折進口袋的地圖，以出奇不意的緯度疊印我的現實。以為用力過猛就是日常，把人消化進胃裡以避禍，會不會，龐貝古城的灰人們，其實就是我對人類愛的第一個認識呢？

無窮無盡的大疫年復一年，隔離中我也感覺自己被灰燼打包。暫時的人生過著過著怎麼就成了遺跡，做什麼都不敢放開拳腳，做什麼都是權宜之計。逐漸完蛋的年代，收到末日通知寫作者的字，不是岩漿，都是火山灰。見證末日的前輩寫下，活在當下就是超脫災難。可是等字落下，當下已經成為歷史。一代又一代人前仆後繼預言末日，但末日並沒有真的到來。未來一直來啊一直來，於是 2021 年的考古學家們一一走進遺跡，讀出從戰火從大屠殺從疫症長出的詩句，讓灰人出土。那些全彩大圖

輸出，精裝的絕望，失敗的末日預言，在被灰掩住口鼻的當下，對逃難者而言，都是鐵打的真實。

隔離中我收到了寫字的邀約，所以練習寫下龐貝古城，寫下第一次對愛的認識。我要寫一封信，夾進百科全書，給末日過後還沒變成歷史的自己，在遺跡裡考自己的古，寫下日常，用行動介入未來的敘事，用力過猛的預言。



顏訥

臺北客家人，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中文所博士班、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，為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。研究香港、臺灣文學傳播現象與唐宋詞性別文化空間。創作以散文、評論為主。入選《九歌 106 年散文選》，散文創作計畫獲國藝會創作補助。著有散文集《幽魂訥訥》、合著有《百年降生：1900-2000 台灣文學故事》。曾獲林榮三文學獎。

致倖存於一場 假設的末日活到未來的你

距離毀滅世界的那件大事發生已經一年了。

上次打開門走上街，在巷尾公園樹下曬太陽，拉筋，把身體鬆開，和早餐店阿姨點頭招呼的時光，竟也過去 3 年。未來你能讀到這封信，恭喜，代表你倖存下來了。那麼，如果，我是說狀況允許，希望你找得到一點力氣，在這天尋件還算體面的衣服，把臉洗乾淨，梳梳頭髮。被末日吞沒之前，你希望以什麼姿勢變成遺跡？不如隆重地做一件日常的事。例如，你可以依照下面的食譜，開始做外婆的客家菜包。那麼，未來的博物館裡，你將會得到一張名牌：「一尊死前勤勉做客家菜包的女人」。

首先，你需要一根白蘿蔔，削皮，切成細絲，洗淨泡水。

寫這封信之前我久違地照了鏡子。鏡子裡的女人頭髮骯髒蓬亂幾乎吞沒整張臉。撥開瀏海，天呀，這兩頰臃腫，浮著青灰油光的人真的是我嗎？不知道從第幾個月開始，我就放棄梳洗了，再後來，連穿衣服也嫌多餘。有什麼意義呢？末日裡獨居者的廢墟，照鏡子不過像在空無一人的教室點名。偶爾不忍，便小聲答數：報告！我在這裡。

只是，如果我放任自己持續頹圮下去，未來的你會變得怎麼樣？我無法估算你所在的世界將壞到什麼地步。但如果你活下來了，代表那些消除人類記憶的病毒，也許還沒讓你徹底忘記自己曾因喪偶而如此悲慟吧。

撈出蘿蔔絲，塞入布袋，取重物擠壓直至蘿蔔絲脫水。熱油爆香香菇絲、絞肉、蝦米，倒入蘿蔔絲、醬油、白胡椒粉、油蔥酥拌炒，直至蘿蔔絲呈乾燥的褐色，香味四溢。即完成菜包餡料。

你大概不記得了，大事發生 2 個月後，先生離開前，我們吵了極其日常的架。那時雖然封城，但誰都沒意識到這就是末日。在所有末日敘事裡，毀滅不都該大開大闔降臨嗎？星球墜落，海嘯，外星人殖民。可是，什麼徵兆都沒有，日子就一點一點壞下去。封城消息一出，恐慌蔓生，我要先生趕緊出門採買補給品。他恨恨揹上購物袋去了，臨行前還不忘抱怨生活裡所有鳥事都要落到他身上。我不置可否，食材買回來，餘下的一切不都由我來料理嗎？

先生再也沒有回來。出門前他的購物袋是空的，一件必需品也沒裝，是再也無法與我生活下去的心意之決絕吧，想到了空的購物袋我的心就平靜下來。先生裸跑 3 個月後，失蹤人口越來越多，最終内心無望。再 5 個月新聞推播，那些消失的人據說是感染了某種怪異病毒，記憶衰減，最終，他們的身體也會隨殘存的回憶消失殆盡。我想像先生不是出走，是忘記怎麼回來。他應該也會在路途中逐漸忘卻愛恨，整個人怦然消失前，漫遊在沒有追悔的幸福迷霧裡。

還有記憶的人，要料理餘下的一切，這是倖存者的家事分工。如果你現在還沒有報廢，那代表寫完這封信之後，我真的努力過了，才能與悲傷共存。我會試著擰乾記憶，但有時那就像為蘿蔔絲脫水，得先重重壓住，耐心煸炒直到變色。

混合糯米粉、中筋麵粉，和水捏成一小團擲入滾水燙熟，完成麵母。以麵母包裹麵粉揉成大麵糰，切段，包裹餡料，捏出餃子的形狀，擲在抹油的月桃葉上，入鍋蒸 15 分鐘。

如果病毒沒有抹去太多記憶的話，你會記得，在所有做菜包的步驟裡，我最喜歡揉麵糰。燙麵母的技巧是外婆教給我的，就算是世界末日，我也不希望你忘記。那一次，外婆把糯米團丟進鍋子煮熟後，赤著手就伸進滾燙的沸水裡取米糰。「這係麵母。」麵母，客家話叫粄媽。她把粄媽甩進麵粉裡，臉皺都沒皺一下。你記得嗎？我那時趕忙去扯開外婆的手，怕她燙傷，換來一記白眼。「人老了，毋敏感毋驚痛。」不怕痛的手，原來就是一次又一次伸進沸水裡取物嗎？每回都痛，但神經會老，於是手的擁有者將在一次又一次沸水取物中，等待著養出對痛不大驚小怪的習慣。然後，在另一雙神經敏感年輕的手扯住自己的那一刻，覺察了時間。

嘿我說你啊，打理好自己，按著食譜做了吧？滾燙的麵母還帶有彈性，最能沾粘細白麵粉。用適當氣力搓揉，加水，撒麵粉，再揉，就會慢慢長成有呼吸感，口感絕佳的麵糰喔。所以，是這樣的，我把外婆的食譜寫下來，保留在這封信裡，希望未來某一天，你能讀到。因為即使那麼痛，我也不想忘記，麵糰裡，曾經包裹著一顆燙人的心。

現在，掀開鍋蓋，白胖的菜包就在蒸汽中現身了。那麼，此刻，請坐下來，什麼都別做，好好享用吧。

